

最后一只烤红薯

鲍海英

正是数九寒天,冷气逼人。晚上十点半,我急急忙忙从家里骑着电动自行车去接儿子。快到学校门口时,在拐角处,就着昏黄的路灯远远望去,隐隐约约还有一个摊子守在寒风里。

我把车子停在离学校门口两百米的路旁。突然,从学校门口的长廊里闪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。他突然走到我面前,神态忸怩,似乎想要和我说话。对老人的突然而至,我心中有些不快,准备躲开,谁知他却伸手拦住我的车子,吞吞吐吐地说:“不好意思,朋友,我想请你帮个小忙,行吗?”我警惕地用审视的眼光把老人从头到脚重新扫了一遍。

见我停下脚步,老人赶紧把手里拿着的一张五元纸币在我面前晃了晃,对我小声说:“你看,学校门口的拐角里有一个老太婆在卖烤红薯,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一只烤红薯?”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我才看清那个摊子在卖烤红薯。

“帮你去买一只烤红薯?你自己为什么不买呢?”我感到十分意外。

“是的,请你帮我去那儿买一只烤红薯。我自己去买不方便,我怕卖烤红薯的老太婆认出我。”说完,老人就要将五元钞票塞进我手里。

儿子放学还有一会儿,对我来说帮老人去买一只烤红薯并不难,可我心里仍十分疑惑。见我仍不应答,老人说:“那个老太婆是我的老伴,我刚才给她送饭,看见还有一只烤红薯没有卖掉,这个老太婆患有风湿性关节炎,大冬天的多冷呀,烤红薯不卖完,我怎么劝她也不肯回家。”

想不到,两位老人原来是夫妻。难能可贵的是,因为心疼老伴,在这寒夜老人竟然想出这个办法。顿时,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,赶紧去买走了最后一只烤红薯。

晚自习下课铃声终于响了,儿子出来了,我手握一只烤红薯,感到温暖无比。借着街上的路灯,我一眼望去,收摊的阿婆已经走远了,可那位请我买红薯的老人在不远处,还在向我挥手致意。

节气已到冬至,可我所去的地方,仅落下几片零星的雪花,让人遗憾。

在冬天等一场雪

钱永广

回想小时候,常常还未入冬,大片的雪花便如约飘至。下雪前的黄昏常常北风凛冽,刮个不停,铅灰色的天空,像罩在头顶上的锅盖,屋后竹林里的鸟叽叽喳喳,奶奶一边忙着将灶旁的柴草堆得老高,一边对我说,这天可是要下大雪了。听了奶

奶的话,为防止雪后河流封冻,吃不上水,我就挑着两只木桶到河边担水,直到将水缸装得满满的,奶奶才会放心。

下雪前夜,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,静听窗外北风呼号,那风声像是有人吹着哨子在奔跑,而梦

里却全然不知一场大雪已悄无声息地降落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一拉开窗帘,就大声说,下大雪了!这时还在睡梦中的我被惊醒,心里也莫名地兴奋着,从窗户向屋外一看,白茫茫一片,明亮得晃眼,因为亮得很,人们都

早早地醒了。这时,还躺在被窝里的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外面雪地里跑,常常是一脚下去,雪没及膝盖,雪真的很深,就连屋后的竹林也被厚厚的雪压弯了腰,河边竹子的枝



银装

(摄影)

李天昊

上学时,我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好看的女孩子。由于家族遗传的偏大骨架,加上青春期的发育,我渐渐觉得自己很难符合小家碧玉、小鸟依人的审美标准。“高大”成了我的敏感词汇,开始过于在乎他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,开始会因为自己的外貌在陌生场合惴惴不安,举手投足有些畏畏缩缩。

比起站在绚烂的灯光下,站在第一排,过去的我更自在,于坐在舞台后方,不把自己明显地暴露在观众的眼前,喜欢被其他人围绕着演奏乐器,服务于音乐。而就在上周五,在英国利兹,一次勇敢尝试使我达到了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。

刚到英国留学时,我受邀去看了一个当地小型肚皮舞表演,随即被台上舞者们深深地吸引住,她们身材各异,有的已是古稀老奶奶了。但是,不论胖瘦和长短,台上的她们看起来特别耀眼,得意幸福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,这让没有一点舞蹈基础、对自己肢体极度不自信的我冲动地报名了学校的肚皮舞社团。

当肚皮舞老师问我想不想加入高级班,一起参加2018年利兹大学学联的舞蹈比赛时,我非常犹豫。我心里很清楚,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作为一个肚皮舞者,经过专业培训,穿着极具特色的服装上台演出的机会。

现在看来,三个月前犹豫的理由很幼稚:手臂粗、腰还不够细、舞技可能不够格……我把这些顾虑告诉了肚皮舞老师,这个微胖的土耳其女子说,

你要爱自己的身体。于是,犹豫很久的事情就在这个瞬间确定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,就立刻行动,犹豫只会让你失去机会。

给自己颁发冠军

二 鸣

在一起训练的姑娘们和老师的影响下,腰细不细、腿粗不粗,都不再是困扰我的问题。每一节训练课上,不管镜子里的我看起来有多不协调,老师都用夸张的语气告诉我“你跳舞的样子真的太美了!”我想起有人曾说,人是轻易不能知道自己的,因为人的感官全是向外的。你能常常看见别人的好,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美;你可以对别人有最细微的感觉,对自己就迟钝得多。事实上,我们不应

当忽视自己。专注于自己的目光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,就像出门不能忘带的钥匙。

渐渐地,我在镜子里再也看不到过去那个常常模仿别人的姑娘,取而代之的是我只看到了一个随着中东音乐的节奏舞动着自己身体,自由地用身体表达自我的女孩。我把双臂想象成天使的翅膀,头部如蛇舞,富有韵律感地摇动身体,像流水,像波浪,像热烈燃烧的火焰,尽情释放专属于自己的美。开场在第一排扭腰摆臂时,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,感觉自己很美丽。

肚皮舞教会我最重要的事之一,是,不管什么条件,都要喜欢自己的每个样子。比赛前,我对朋友说,谁能想到我要在舞

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,距今一千二百多年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上海有一位86岁癌症晚期老人,在病床上凭着儿时记忆和一生解读,写下了《长恨歌》全部曲谱。

今年七月,我收到王园园的微信,她是我老同事吴老师的女儿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还去过吴老师的家,当年园园七八岁。岁月沧桑,如今吴老师已是奔九的年龄,老伴四年前因病去世了。园园后来传给我两段视频,说视频中的老人是她父亲王之炆,中国第一批研究X光放射治疗的医学专家,年轻女孩是她的女儿顾盼。

看得出,第一段视频是在家里拍的。王之炆满头白发已显病态但精神尚可,坐在靠背椅上,用抑扬顿挫的语调 and 柔美的旋律吟唱着《木兰辞》。吟唱告一段落,顾盼问外公,您这些古诗曲调是谁教的?外公说,上学时学古诗文,老师每次教古诗词总能用乐府曲调唱出来,自己就喜欢上古诗词和吟唱。接着王之炆又唱起了脍炙人口的《长恨歌》。听外公唱完,顾盼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喜欢乐府曲牌,只是很多诗词曲牌失传了。我想把您吟唱的这几首录下来放到网上,如果有人能补充加工完善,以后大家就能和您一样唱着歌背古诗文了。老人听了微微点头,脸上泛起难得的笑容。

第二个视频显示时间是2014年。身穿病号服,明显消瘦虚弱的王之炆躺在病床上,当了一辈子医生的王之炆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。他半卧半躺,竭尽全力用颤抖的手在病床上的小餐桌订餐单的背面,一个字、一个音符,艰难地回忆、创作,终于写完了《长恨歌》的全部歌词和曲谱。

九月的一天,当顾盼从外公手里接过这五张虽略微歪扭但仍工整的《长恨歌》歌词和对应的曲谱时,潸然泪下。她当天在网上发布了外公在病床上吟唱《长恨歌》的视频和手写的《长恨歌》曲谱。

希望“古风翻唱圈的大神们”为癌症晚期的外公送上祝福,也希望多多转发,让更多的人为外公唱一首《长恨歌》。

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王之炆老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《长恨歌》的生命绝唱让人为之动容、掉泪。短短三天就有二十多位网友和专业人士为老人吟唱古诗文,有清唱,有用钢琴、用古筝、琵琶伴奏的,参与创作或者翻唱的人数超过二百人。顾盼带着网友的留言、点评和各种翻唱版本的《长恨歌》给病床上的外公听。许久没有力气讲话的老人高兴地唱起了《木兰辞》,并把曲谱默写下来。一个月后,老人安然离世。央视《经典咏流传》节目中,经典传唱人王铮亮与王之炆老人隔空对唱《长恨歌》,令不少人当场落泪。

王之炆老人去世后,网络上掀起了各种翻唱版本《长恨歌》和追思王之炆老人的热潮。而且,大多是年轻人。他们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顾盼和老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:“感谢王之炆爷爷和顾盼,这是我听过的最完美的古风歌了,这才叫真正的经典咏流传!”“看完特别感动!边听边哭!感动老先生能留传下来这么美妙的古乐之音。”……

与书同眠

佟才录

很庆幸,自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。上大学时,我常在宿舍床头上放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,晚自习回来,洗漱完毕后躺在床上,我都会随手拿起一本“枕边书”,细细地品读上一会儿,然后才能安然入睡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书,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。宿舍不大,我同样喜欢把书放在床上,一本一本地向高摆。一张床一分为二,半边我睡,半边书睡。皓月当空之夜,我边读边推,推开宿舍的门,看到月光洒在床上,好一个“半床明月半床书”的空灵景致。那一刻,我的瞬间柔软至极。

结婚后,家里购置了一个大大的漂亮书橱,我的所有藏书终于有了温馨的家园。我依然喜欢把自己喜爱的一些书籍放在床头枕畔,每天晚上睡前看上一小会儿,觉得这样与书为伴的时光,心里满满的,很醇厚充实。

这二十多年来,我一直过着以书为伴、与书同眠的日子。默默地阅读,细细地品味,静静地感悟,独享这份书香,这份怡然,这份恬静!

一曲《长恨歌》经典咏流传

潘与庆



七夕会

台上表演肚皮舞了!那真是难以言说的独特经验,时而高贵,时而热情,矜持却又娇媚,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出来的内敛与奔放的融合。

即便比赛结果不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完美,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?努力未必能换来最好的结果,但它换来了另一样更宝贵的东西:不后悔。人生到最后,人们往往不会因为做过什么事而后悔,却会因为没能去做而后悔。经历了那种紧张和刺激,这样被压力蒸煮过来的我们,或许不是胜利者,但一定是幸存者,因为我们都有个不愿意在压力下转弯的倔强。我早在心里给自己颁了个冠军。